

文鏡秘府論彙校彙考

〔附〕文筆眼心抄

〔日〕遍照金剛 撰
盧盛江 校考

四

中華書局

目錄

前言	(一)
凡例	(一)
文鏡秘府論並序	天
序	(一)
調四聲譜	(四)
調聲	(二〇)
詩章中用聲法式	(二七)
七種韻	(二八)
四聲論	(三三)
文鏡秘府論地	
論體勢等	(三四)

十七勢 (三六六)

十四例 (四一三)

十體 (四三西)

六義 (四六一)

八階 (四九七)

六志 (五〇〇)

九意 (五五五)

文鏡秘府論 東

論對 (六六一)

二十九種對 (六六七)

筆札七種言句例 (六八九)

文鏡秘府論 西

論病 文二十八種病 文筆十病得失 (八八七)

文二十八種病 (九〇七)

文筆十病得失 (二八九)

文鏡秘府論 南

論文意……………(二八三)

論體……………(二四五)

定位……………(一四八〇)

集論……………(一五三三)

文鏡秘府論 北

論對屬……………(一六七五)

句端……………(一六九二)

帝德錄……………(一七四〇)

文筆眼心抄

序……………(一九三四)

目錄……………(一九四二)

凡例……………(一九五〇)

聲韻 調四聲譜……………(一九七六)

調聲·····	(一九七)
八種韻·····	(一九八)
六義·····	(一九九)
十七勢·····	(一九三)
十四例·····	(二〇〇)
二十七體·····	(二〇五)
八階·····	(二〇三)
六志·····	(二〇五)
二十九種對·····	(二〇六)
七種言句例·····	(二〇〇)
文二十八種病·····	(二〇三)
筆十病得失·····	(二〇五)
筆二種勢·····	(二〇九)
文筆六體·····	(二〇六)
文筆六失·····	(二〇六)

定位四術	(二〇六四)
定位四失	(二〇六五)
句端	(二〇六六)
主要徵引及參考文獻	(二〇七五)
後記	(二一三三)

文鏡秘府論 北_(二)

金剛峰寺禪念沙門遍照金剛 撰_(三)

論對屬_(三)①

凡爲文章，皆須對屬，誠以事不孤立，必有配疋而成_(二)。至若上與下_(四)，尊與卑，有與無，同與異，去與來，虛與實，出與入，是與非，賢與愚，悲與樂，明與闇，濁與清，存與亡_(五)，進與退。如此等狀，名爲反對者也_(三)。事義各相反，故以名焉。

除此以外，並須以類對之。一三四，數之類也。東西南北，方之類也。青赤玄黃，色之類也。風雲霜露_(六)，氣之類也。鳥獸草木，物之類也_(七)。耳目手足，形之類也。道德仁義，行之類也。唐虞夏商，世之類也。王侯公卿，位之類也_(四)。及於偶語重言_(五)，雙聲疊韻_(八)⑥，事類甚衆，不可備叙。

【校記】

〔一〕仁乙本本卷外有包裝紙，上有與本文筆跡相同的識語云「上醍醐報恩院御本寫之了實賀」，本文第一頁有「仁和寺蓮心院」的朱印。醍丙本此卷夾一紙條，上寫「文鏡秘府論北第六冊補寫卷尾文祿五年七月上旬書之堯丹」，「文祿五年七月上旬書之」十字爲朱筆。文祿五年爲公元一五九六年。「北」字三寶、天海本無，封面背面作飛白體「北」字，其下注記「御草本如此」。

〔三〕維寶箋本卷首作「文鏡秘府論箋卷第十七」金剛峰寺密禪淨侶 維寶 編輯「文鏡秘府論 北」金剛峰寺禪念沙門 遍照金剛 撰」。

〔三〕「論對屬」至「方濁成形七」二百十四字，高乙本無。

〔四〕「若」，醍丙本無。

〔五〕「存」，三寶、天海本作「在」。

〔六〕「雲」，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雪」，右旁注「雲」。

〔七〕「風雲霜露氣之類也鳥獸草木物之」，新町本不在正文內，用朱筆記在行間。

〔八〕「重言雙聲」至「謂下句必因上」四百二十五字，醍丙本無。

【考釋】

①《考文篇》：「論對屬」以下至「未可以論文矣」，《筆札華梁》或《文筆式》。《研究篇》下：「北卷『論對屬』這一項沒有著錄原典。有人認為可能是王昌齡《詩格》。據個人所見，以為似以上官儀說為基礎。」因為《文鏡秘府論》說「除此之外，並須以類對之，一二三四，數之類也……王侯公卿，位之類也，及於偶語重言雙聲疊韻，事類甚從，不可備叙」云云，和傳《魏文帝詩格》「對例：一二三四，數之對。……金木水火，物之對」云云相符合。「但不是直接引用上官儀《筆札華梁》說。可能通過《文筆式》間接引用。其根據，仍然是和被認作是《文筆式》的南卷的諸條文體完全相同，還有前面所引的「重言雙聲疊韻」云云在東卷賦體對《筆札華梁》無而《文筆式》有也可以看到，等等。北卷大約是總說，東卷引用的是各別之說。可能因為東卷著錄的都是各別之說，因此總說性質的東西爲了和其他書保持平衡而未載錄，而以雜錄的意味著錄於北卷。從南卷的後半直到北卷，所論都帶有雜錄性質，體系性的組織沒太考慮。北卷末尾用可能未完的形式終結，也表現這一點。因而，也許這個「論對屬」也是沒太放在重要位置的一部分內容」。

《校勘記》：「天卷目次有『論文意』、『論對屬』，可能當初這一目設定爲大題。但是從北卷的內容來看，『論對屬』不是大題，而是與卷中的『句端』、『帝德錄』相對的小目。因此，如果仿照西卷的體例，『論對屬』下應該有『句端』、『帝德錄』二目。《論對屬》的原典不明，類似傳本《魏文帝詩格》中的『對例』，從這點

看，或許是與此相關的東西。」

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認為：傳《魏文帝詩格》所列七項對例，均包括在《文鏡秘府論·論對屬》一文中，「蓋《筆札華梁》本有《論對屬》之一章，先總叙，後凡例（亦即「六對」「八對」）。（傳魏文帝）《詩格》既取總叙中之七項對例，而列爲第二，又將其言「六對」之例，次於「六志」之後」。《文鏡秘府論》北卷開頭至「未可以論文矣」這一段，即上官儀《論對屬》一文。「其中所言「對之類」，正爲（傳魏文帝）《詩格》七項對例所從出者。雖舉例略有出入，但《詩格》之編成在後，當以《秘府論》爲重要參考之用。又《論對屬》一文，自「時時散之」以下括符內文句（盛江案：即雙行小字注文），疑爲後人酌取原文而改寫者，故措辭異而語意多同」。

《譯注》：「出典未詳。『論對屬』是卷頭論文的篇題，同時也是北卷的總題。關於對偶的論述，已見於東卷的《二十九種對》，但那是關於各種對偶表現的論述，這裏則是關於對句的總論。與《二十九種對》相通之處甚多，可能和《文筆式》、《筆札華梁》一樣同是初唐時的理論。」

盛江案：《譯注》說是，「論對屬」既是北卷的大題，又是首篇文字的小題，和南卷一樣，空海是用首篇的小題作該卷的大題。

②「凡爲」四句：《文心雕龍·麗辭》：「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可與參看。

③ 名爲反對者：《文心雕龍·麗辭》：「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同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可與參看。

④ 「一二三四」十八句：傳《魏文帝詩格》：「對例。一二三四，數之對。東西南北，方之對。韓魏燕趙，國之對。王侯公卿，勢之對。陳張衛霍，姓之對。信布良平，名之對。長卿孟德，字之對。金木水火，物之對。」

⑤ 偶語：《史記·高祖本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重言：《列子·說符》：「吾知之矣，子勿重言。」另參東卷《二十九種對》「第七賦體對」。

⑥ 雙聲疊韻：參東卷《二十九種對》「第七賦體對」、「第八雙聲對」、「第九疊韻對」。

在於文筆〔二〕，變化無恒。或上下相承，據文便合，若云：「圓清著象〔三〕，方濁成形〔三〕①。」

「七曜上臨^(四)，五岳下鎮^(五)。」方、圓、清、濁、象、形、七、五、上、下、是其對。或前後懸絕，隔句始應，若云：「軒轅握

圖，丹鳳巢閣；唐堯秉曆^(五)，玄龜躍淵^(六)。」軒轅，唐堯，握圖，秉曆，丹鳳，玄龜，巢閣，躍淵，是也。或反義並陳，異體而屬，

若云：「乾坤位定^(七)，君臣道生。或質或文，且昇且降^(八)。」乾坤，君臣，質文，昇降，並反義，而同句陳是異體。

屬也。或同類連用，別事方成，若云：「芝英萸莢，吐秀階庭；紫玉黃銀，揚光巖谷^(九)。」芝英，萸莢，與紫玉黃銀，階庭與巖谷，各同類。

連對^(九)而別事相成。此是四途^(一〇)，偶對之常也。比事屬辭^(一一)，不可違異。故言於上，必會

於下，居於後，須應於前，使句字恰同，事義殷合。若上有四言，下還須四言；上有五字，下還須五字。上句第一字用青，下句第一字即用白、黑、朱、黃。

等字^(一二)。上句第三字用風，下句第三字即用雲、煙、氣、露等。上有雙聲疊韻，下還即須用對之。猶夫影響之相逐^(一三)，輔車之相須也^(一四)。

若其上昇下降，若云：「寒雲山際起^(一五)，悲風動林外^(一六)。」山際在上句第三、第四言，是昇，林外在下句第四、第五字，是降。前複後

單，若云：「日月揚光，慶雲爛色^(一七)。」日月兩事，是複。慶雲一物，是單。語既非倫，事便不可。然文無定勢^(一八)，

體有變通^(一九)，若又專對不迤，便復大成拘執。可於義之際會，時時散之。

【校記】

〔一〕「筆」上六寺、仁乙本有「章」字。

〔二〕「圓清著象」，三寶、天海本左旁注「天也」，六寺本旁注「天」。

〔三〕「方濁成形」，三寶、天海本左旁注「地也」，六寺本旁注「地」。

〔四〕「曜」，原作「耀」，據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改。開頭「論對屬」至「方濁成形七」二百十四字，高乙本無。

〔五〕「乘」，三寶本旁注「承草」。

〔六〕「也」，原無，三寶本同，據六寺、江戶刊本、維寶箋本補。

〔七〕「乾」，原作「軋」，高甲、六寺、義演、仁乙本同，據三寶、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改。下同。

〔八〕「之」，六寺本無。

〔九〕「各」，原無，三寶本同，三寶本左旁注「各草」，據高甲、六寺、江戶刊本、維寶箋本補。

〔一〇〕「此」，三寶、高乙本作「比」。

〔一一〕「比」，原作「此」，據三寶、六寺等本改。

〔一二〕「即」，原在「用青」之上，各本同，據《校注》改。「白黑」，三寶本無，眉注「白黑」。

〔一三〕「逐」，松本、江戶刊本、維寶箋本作「遂」。

〔一四〕「之」，義演本無。

〔一五〕「雲」，高甲本作「雪」。

〔一六〕「然文無定勢」至《帝德錄》「叙功業」之「功業施於四海」三千七百八十七字，新町本無。

【考釋】

①「圓清」二句：出典未詳。《譯注》：「此對相當於東卷《二十九種對》的名對。」淮南子·天文訓：「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呂氏春秋·圜道》：「天道圓，地道方。」

②「七曜」二句：出典未詳。七曜：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晉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序》：「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楊士勛疏：「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春秋穀梁傳注疏》五岳：《周禮·春官·大司馬》：「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岳。」鄭玄注：「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北周庾信《終南山義谷銘》：「寥廓上浮，崢嶸下鎮。」《庾子山集注》卷二二

③「軒轅」四句：出典未詳。《譯注》：「此對相當於隔句對。」丹鳳巢閣：《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阿閣籙樹。」又：「黃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唐堯乘曆，玄龜躍淵。」《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北周庾信《齊王憲碑》：「光宅受圖，欽明乘曆。」《庾子山集注》卷一三：《尚書中候》：「堯沉璧於雒，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場。」《藝文類聚》卷九九：《春秋運斗樞》：「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同上）《龍魚河圖》：「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同上）

④「乾坤」四句：出典未詳。《譯注》：「此對相當於互成對。」《易·繫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⑤「芝英」四句：出典未詳。《譯注》：「此對也相當於互成對的一種。」《瑞應圖》：「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藝文類聚》卷九八《東觀漢記》：「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同上》《竹書紀年》卷上：「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蕞莢，一曰曆莢。」《抱朴子·對俗》：「唐堯觀蕞莢以知月。」紫玉黃銀，揚光巖谷：《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古微書》《文心雕龍·正緯》：「白魚赤烏之符，黃銀紫玉之瑞。」《宋書·祥瑞志》：「黃銀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銀紫玉光見深山。」

⑥比事屬辭：《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玄注：「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孔穎達正義：「《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此指排比事類，寫作詩文。《文心雕龍·章表》：「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梁鍾嶸《詩品序》：「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

⑦影響：《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傳：「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⑧ 輔車之相須。《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預注：「輔，頰輔。車，牙車。」

⑨ 「寒雲」二句：出典未詳。《眼心抄》作「二十五昇降體」。

⑩ 「日月」二句：出典未詳。《淮南子·本經訓》：「日月淑清而揚光。」高誘注：「光，明也。」慶雲：喜慶吉祥之氣。《列子·湯問》：「慶雲浮，甘露降。」亦作「卿雲」。《竹書紀年》卷上：「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眼心抄》作「二十六單複體」。

《研究篇》下：「a上下相承，據文便合（的名對），b前後懸絕，隔句始應（隔句對），c反義並陳，異體而屬（互成對），d或同類連用，別事方成（互成對）。……c是異類的互成對，d是的名異類對……所謂上昇下降，是指成爲對偶的『山際』和『林外』，各自在上句的第三四字和下句第四五字，位置有高低。所謂前後復單，意思是上句的『日月』是日和月的複語，下句的『慶雲』則是歡慶之雲的單辭。這兩種對偶都是對『同位』這一對偶基本條件的否定，大概因爲各說中没有與此相當的名目，其趣旨祇是把它看作臨機應變的措置，難以看作是常型。這如果是皎然說，就會作爲交絡對而提出一個對目。《文筆式》對屬論包含着這樣的發展方向，即如同在意對中看到的淡化『同範疇』的表現，以及像上昇下降和前後復單等那樣打破『同位』的觀念。『同範疇』和『同位』的否定，祇能是對對偶自身的否定。在否定對偶

自身的過程中尋求對偶的深化，這種態度，我想是《文筆式》對屬論思想最重要的一點。」

松浦友久《的名對與總不對對》：「據小西說，c是異類的互成對，d是的名異類對，但是如《二十九種對》第六異類對『天—山』『鳥—花』『風—樹』等一樣，這是『有類緣性但比類相異』之對。這一點，和『第一的名對』相比，具有同傾向但更緩和的性格。與此相比，《論對屬》中的『反義並陳，異體而屬』的互成對語例，是『乾—坤』『君—臣』『質—文』『昇—降』等，就是說，這是反義關係的的名之語，而不是異類之語。還有，d『同類連用，別事方成』型的『互成』的對語例，『芝英—萸英』『紫玉—黃銀』『階—庭』『巖—谷』等，就是說，這是同類關係的的名之語，沒有包含『反義』關係的『的名』之語。」因此，c是『反義的名的互成對』，d是『同類的名的互成對』。

① 定勢：《文心雕龍·定勢》：「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

② 變通：《易·繫辭上》：「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文心雕龍·通變》：「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

夫對屬者，皆並見以致辭。

謂並見事類以成辭。假令云：「便媚翠竹（一），聲韻金風。」的歷紅荷，光垂玉露（二）①。翠竹與紅荷（三），金風與玉露，是異事並見也。凡為對者，無不悉然也。不對